



# 清华人<sup>的</sup> 抗疫日记

庚子年初，新冠疫情牵动亿万人的心，也牵动着各方清华人的心。

在鄂或不在鄂，在国内或在国外，万千清华校友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抗击疫情贡献力量：有人捐款、有人捐物，有人动笔、有人雕刻；有人凭借学识、专业，有人付出时间、精力……

这里所收录的，是一些清华校友在抗疫期间所写下的文字。有人以笔为旗、有人记录日常。有人论感悟、有人说细节。有人在他乡的反思，也有幸福生活的描述。有爱国、责任、担当，也有亲情、友情、邻舍之情。笔端流淌的是家国天下情怀，致敬的是真诚善良美丽。

文字跨越距离，连接大众。愿这些朴实真切文字所刻画在疫情中那些值得记取的瞬间被铭记，并指向永恒。



## 陈适先

清华大学航空系校友(1951年入学,后因院系调整,随清华航空系转入北京航空学院)。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北京航空工艺研究所研究员。疫情期间在北京,赋日记小诗三首以纪念这段特殊的日子。

2020年2月8日

## 赞白衣天使出征

振臂明眸意气铿,舍亲别幼下江城。  
一方有难八方助,情暖神州动世人。

2020年4月10日

## 记白衣天使凯旋

(二则)

### 欢送(黄冈)

医患相拥泪眼蒙,  
闯群小犬众人疼。  
半城父老来相送,  
跪俯躬身致赤诚。

(注:医疗队喂的小黄犬反复冲入队伍不舍离去)

### 欢迎(北京)

机声隆隆胜利风,  
水门高挂接英雄。  
摩托前导归桑梓,  
遥对亲人爱意浓。  
(注:需先保持隔离)



## 唐功南



1976级自动化系校友。以微信公号“老唐游记”为2020年特殊的云校庆暖场与记录，这里选取其中一篇。

# 窗外喜鹊云端校庆

2020年4月26日

今天清华校庆，看喜鹊登枝，当然有一番喜悦在心头。

转眼，隔离在家居然有3个月之久。虽然并不禁止外出，但进出小区查出入证、测体温，进超市也得测体温，对面来人还得躲着走。出门前，要先竖起耳朵听听楼道里可有其他人上下楼，可有其他人家的开门声，都没有，自己才敢开门出来，尽量动静大一些，预告各门各户：我要下楼啦，你们先别出来。所有这一切，让我懒得下楼外出，这3个月下楼的次数屈指可数，出小区的次数更少，现在倒是非常适应宅家的生活了，对于外出反而有种抗拒心理。

整天在家呆着，很多时间都花在三屏了——手机屏，电脑屏和电视屏。经常看得眼睛发酸、头脑发胀。冬天看看窗外也是枯枝立寒窗，没啥看头，偶尔下了雨、下了雪，窗外虽然有点变化，但看着又有点压抑，不免悲从中来。

上周，窗外的梧桐树开始长嫩芽了，还有一棵叫不上名字的树，也有绿叶了。这引得我每天多往窗外瞅几眼，看着绿叶一天天长大，生机勃勃，给人以春之希望，有了些喜洋洋的感觉。

4月21日下午，窗外的喜鹊叫声吸引了我的目光，我看两只喜鹊在离我家南窗特别近的树杈上跳来跳去。那树杈大约是三四根树枝的分叉点，这两只喜鹊在这三四枝树枝上蹦来蹦去，喳喳地叫着，很像是在选址，一边考察、一边商量。因

为我两年前曾观察过一次喜鹊搭窝，所以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这两只喜鹊显然是在做搭窝前的准备。

两年前，也是两只喜鹊，在我家南窗的西南方向的一棵梧桐树上搭窝。那棵树离我家南窗要远一些，大约有个60米左右，也吸引过我的注意力，还写了篇《看喜鹊搭窝》的文章。可那个喜鹊窝刚完成不久，前年入冬后吧，小区里给树剪枝，剪的比较狠，每棵树基本就留一个主干，别的枝干都锯掉。那个有喜鹊窝的树，虽然经过我和锯树师傅协商，前年逃过一劫，但逃过了初一没能逃过十五，去年锯树的又来了，我知道这次他们势在必得，也就没有自讨没趣去和他们理论。这有喜鹊窝的树也被剃秃了，枝之不存，窝将焉附？窝被摧毁，小区里的喜鹊也就基本消失了。

不过剪过的树长得真快，这也就一两年的功夫，又有了枝繁叶茂的光景了。但一直没有再见喜鹊落枝头的情景重现。我也不大抱希望，我想这覆巢的恐惧，不是那么快就会忘记的吧。

4月21号来考察窝址的两只喜鹊，估计是剪枝之后才出生的喜鹊，它们没有覆巢的记忆，也就没有覆巢的恐惧。

4月22日早上7点多，我起床后，拉开窗帘，就看见那两只喜鹊已经在搭窝了。那树杈上已经



有了一些树枝，这两只喜鹊还挺勤奋，不停地飞来飞去。它们的主要料场大概是300米开外的一棵枯树，衔回的树枝大约有一尺长，所以它们得从比较空旷的一面过来，先落在一个没有遮挡的树枝上，然后分几步跳到“施工工地”。我从来没见过喜鹊叼着的树枝碰到障碍物的场景，看来这喜鹊的空间感、位置感还是挺精确的。但是常常可以看到它们的建筑材料在搭建的过程中，没搭稳，掉了下去，有时落在稍低一些的树枝上，有

时落在地上，喜鹊再给叼回来，也有接连失手的时候，尤其在基础还比较薄弱的时候，失手的次数多一些。

我比较好奇，这喜鹊怎么固定它们的建筑材料的？它们能有一根压一根，能有编织的意识吗？因为我离得也就8米远，看得还挺清楚：它们在放树枝后，不断用喙啄，好像在调整建筑材料的重心。树枝多了之后，我还观察到这俩喜鹊合作，把新找到的树枝穿进原来的空隙里，这就有点编织的效果了。

我还有个好奇的地方，就是这喜鹊搭窝都是在同一季节吗？为此我专门查了两年前写的那篇《看喜鹊搭窝》。那次是正月十五左右，要按农历算，现在应该是三月，那

就是这次比上次的开工时间推迟了两个月。我估计搭窝日期的选择，应该是建筑材料比较好找的季节。也就是枯枝比较多的季节，又或许冬去春来是最好的季节，或者秋风扫落叶之后，也未可知。记得小学课文里有一句讽刺乌鸦懒得搭窝的话，叫做“寒风冷死我，明天就垒窝”。虽然说的不是喜鹊，估计初冬也是另外一个搭窝的好季节。

为啥我遇到的两次喜鹊搭窝都是在春季呢？

我想这可能和喜鹊分家有关。这喜鹊大概也是一夫一妻制，不过老家儿不为后辈提供住房，结婚后，就得自己去盖新房，而这新房也有可能就是产房。

喜鹊和人一样，大概也有勤快的，也有懒惰的，有工作效率比较高的，也有工作效率比较低的。我两年前看的那对喜鹊，工作效率就比较低。据我的记载，大约搭了半个月才搭了一半，以至于我当时觉得会不会是个“烂尾楼”，搭到一半时，还停工了好多天。可这几天我看的这对喜鹊，相当勤奋，相当有效率。有一天我七点多起床，就看见这两喜鹊在劳作，大约每一两分钟，就飞出去一次找材料，一会儿就叼着一个一尺多长的树枝飞了回来。这样的节奏，一直持续到太阳下山。只有一天，风特别大，它们才停工。其余几天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差不多也就5天的功夫，它们的新家就初具规模了。

昨天早上，我起床后去看喜鹊是否在继续完善它们的窝，也想看看它们昨夜是否就栖息在窝里，可第一眼，我只看见了喜鹊窝，没有看到喜鹊。刚要移开视线，突然一只喜鹊从窝里露出头来，再一窜，就站在了窝外。这让我十分欣喜，看来这窝里的空间足够大。

原来我以为这喜鹊窝就是一个敞口的碗状结构，昨天我才发现，喜鹊窝也半封顶，喜鹊只在窝顶留一个它们出入的入口，其余地方，它们也盖上树枝的。因为这喜鹊窝的高低位置，恰好和我这层楼的地板位置高低相仿，所以我可以居高临下地观察它们。不但观察到它们封顶的工序，也发现它们有“内部装修”的工序，它们昨天就不仅仅叼树枝回来了，有时它们嘴里衔着的是小石子。它们站在窝顶，把石子扔下去，估计还会有些软点的材料铺底吧，这个我只是猜测。我觉得，它们自己的羽毛、绒毛就可以作为铺底的材料。

我进一步想象，这个喜鹊窝会不会有燕子衔泥那样的涂层呢？如果没有，是否有导流的设计呢？下雨时，能够起到避雨的作用吗？

在防疫常态化的背景下，我也不免猜想，这喜鹊会受传染病的威胁吗？它们要得了传染病，倒是比较容易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不过，它们依赖的只有群体免疫一个办法。

上午打开校庆直播入口，收看在大礼堂前的校庆庆典。这是首届云端校庆，相对于校园里的宁静，云端校庆可谓如火如荼。我一方面期待着可来师妹作曲的《天地同心》上线，一边寻找云校庆中好听的校园歌曲。有一首《云的那端》新鲜出炉，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不禁反复听了多次，转发到了朋友圈。

听《云的那端》这首歌，我也有一丝惆怅。因为我在4月9日写了首歌名相似的歌词《相聚云端》，发给了校友作曲家可来，在她提出意见之后，我大刀阔斧地改写了一版，并把歌名修改为《云中心手相牵》，再次发给可来，她当即语音回复我说，这个概念非常非常地好！好虽然是好，但她心有余而力不从心了，我知道她正忙着《天地同心》那首歌的录音制作。我当然也就没有好意思再催促她。

今天听到《云的那端》，除了特别有共鸣，特别喜欢这首校园味道浓郁的歌，也为我那首未被谱曲的歌词有点惋惜。

让我用我那首歌词的最后一段，作为对母校109周年生日的祝福吧！

让那荷塘的月色  
照亮我们欣喜的容颜  
让那闻亭的钟声  
重新回荡在我们耳边



## 李方

1979级计算机系校友。现居美国，以微信公号“四丫头杂记”发帖记录日常，因为“在全世界面临百年不遇的大瘟疫新冠肺炎挑战的日子里，有人开始写日记或周记，我也开始写写……”

2020年3月20日

在家上班已经半个多星期了。在家上班当然比在办公室更有益于身心健康。最起码，课间休息是一定要遵守的，不像在办公室里经常忙得忘了喝水吃饭。

上午出门放风（课间休息）的时候，看到小区的街道上停了好几辆小货车和小卡车。车身上印有“洗窗户”“清房顶”“清天沟（gutter）”，“巧手匠”等。一定是因为很多人在家上班，有

更多机会关注一下自己住宅的维护。好几家邻居都在雇用这些服务。

紧急状态使得很多大中小企业员工都宅家里办公了。娱乐、餐饮、运动等行业都在大幅降温。看到这些个体服务项目兴旺起来真让人高兴：这样的服务不造成任何人员聚集，既能让很多人的住宅得到维护，又能维持他们的经济收入，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2020年3月21日



四丫头杂记

傍晚出门照到的

在家上班的日子里，看似平常的衣食住行样样都有变化。

衣：不出门不更衣本来是周末才能有的奢侈，现在天天可以有了。

食：冰箱里什么好吃的都有，从来没有这么爽快地把喜欢吃的东西满满地塞进冰箱。紧急状态之后，特别是在家上班之后，进厨房的次数多了，好像忽然变得分不清什么是健康食品了。

住：在家时间久了，开始注意到那些平日里凑合用的东西不能再凑合下去了。自己动手修马桶、刷油漆、换坏了的灯泡、移走不常用的家具……（我可没有用上班时间去干这些事情，虽然是上班时间内有机会发现了这些问题）

行：这个变化最大。从以车代步变回到以步代车了。每天不用开车去办公室，起码富余出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工作结束后，就出门去爬屋后的豹子山。每天必爬。增强体质，抗击新冠！

2020年3月22日



小区里竖起向医护人员致敬的牌子

医疗物资缺乏，医务人员生命受到严重威胁。八方告急，令人心焦。

前天大学校友传来信息，公积金医院招募做口罩的义工，目标是制作一亿只口罩。我立刻报了名。我有缝纫机，手艺并不好，不过制作半成品口罩应该是力所能及的。把女儿也动员来了。先临阵磨枪，调试好机器，仔细看过制作口罩的视频。摩拳擦掌，准备上阵。下午突然接到通知，不需要我们义工做口罩了。附近一家家具制造公司承接了制作任务。我一方面高兴：美国还是有制造业的；另一方面又有点失落：失去了一次尽微薄之力的机会。

2020年4月7日



早晨出门放风，看到了小区街道上多了几个粉笔画的鲜艳图案。估计是在家上网课的孩子们把作业写到大街上来了。



译文：四月分离带来五月团聚



译文：亲善友好

2020年4月18日

走进血站，发现这里跟以往不同。一是没有义工帮忙了，二是血站人员都戴上了口罩，三是“献血需知”材料从塑料册子变成了一次性使用的纸印材料。来献血的人一个接一个，像以往一样安静有序。最近血站经过向全社会的动员和实施加强献血人员安全的措施，使疫情初期的血源危机有所扭转。

除了来献血，我今天还带来几个自制的口罩。血站号召义工们为工作人员做口罩，是因为他们不想在非常时期与医院争用口罩资源。很高兴我的自制口罩被血站接受了，而且还订了50个口罩，够做口罩爱好者们忙几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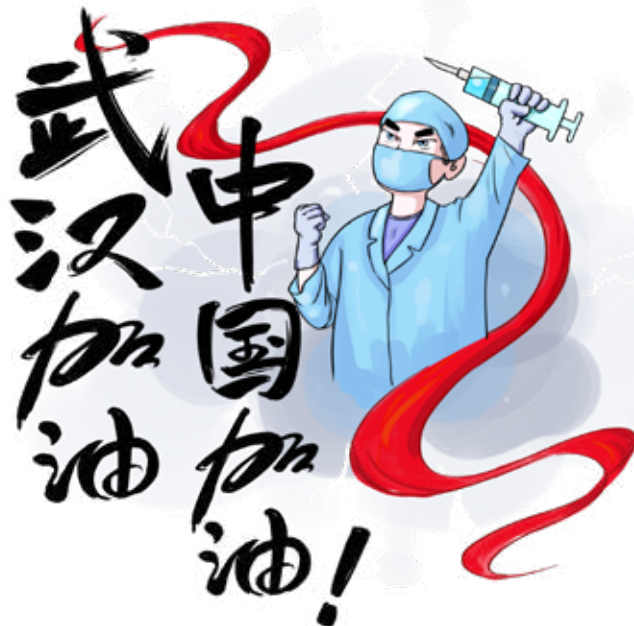
张晓雷

1981级精密仪器校友，笔名二哥。

## 永遇乐

飘雪北国，琼枝玉树，江山无限。  
苏杭风雨，马滑露重，诗友春风面。  
百里车行，漫游直隶，约聚除夕宴。  
庆余年，宅家追剧，穿越古今难辨。

浓茶细点，书香醇酒，寂寞无人庭院。  
落地阳光，日高懒起，萌犬常依恋。  
闲赋清辞，偶谈国事，不见去年归燕。  
疫情急，江城雾锁，天涯望断。



## 水龙吟·武汉加油

繁华九省通衢，物华天宝烟花地。  
梅萼凌寒，昌鱼肥美，东湖水碧。  
黄鹤楼头，潮平岸阔，谪仙投笔。  
叹龟蛇难护，妖氛肆虐，燎原火，孤城闭。

病来措手不及，风邪侵染寒湿气。  
春风不到，乌云压顶，江城沉寂。  
福祸相倚，时危节现，长歌当泣。  
望楚天千里，前程未卜，弄潮者，涛头立。



吴鹤立

1983 级工程力学系校友，湖北人，笔名小野鹤。



## 今夜，你我同在

今夜，全城的灯光  
只为点亮一个颜色  
那是天使的  
太阳色

今夜，所有人的目光  
只为聚焦一个颜色  
那是生命的  
不老色

今夜，我们用呼吸  
屏住一条江  
直到夜空听不见  
一丝喘息

今夜，我们用祈祷  
搭成一座桥  
一直铺设到那个  
一生，都熟悉的地方

今夜，我们用心跳  
连成一条线  
直到眼中的地平线  
变的柔软

今夜，请别再来  
今夜，你我同在

(注：今夜指白衣天使撤离武汉之夜)

## 天使寄语

温度计  
测量的，是你的体温  
显示的，却是我的心情  
听诊器 最不想听到的  
就是，必须要找到的  
防护服  
只阻断病毒的侵入  
从不封锁，爱的输出  
护眼镜 从外向里看，是信心  
从里向外看，是希望  
让狞笑的，去狞笑吧  
笑到最后的  
依旧是，天使的微笑





黄强

1984级化工系校友，笔名沙河居士。工学博士、教授级高工，长期从事技术工作。

## 水龙吟 · 武汉加油!

古来九省通衢，物华商贾星光熠。  
湖泊密布，稻香鱼硕，春柔冬碧。  
楚墓编钟，仙楼黄鹤，共和首义。  
叹钢花飞舞，神龙驰骋，崛中部，众望寄。

新冠吏疏火燎，墨云翻卷人凄唳。  
白衣逆遽，红星微闪，寰球相济。  
决战封城，带家执剑，擒妖除戾。  
待东风浩荡，旌招旗展，酌八方义。

## 蝶恋花 · 进城探医

药弹罄瓮茫带守。  
早倚香床，欲睡思弗够。  
钟响脑熏忙起就，星河晓没车匆走。

昔驾慢牛今赛手。  
事顺风轻，纤巧梢芽秀。  
长恨春辉无挚友，疫别邀赏烟花柳。

## 郭凇



1988级应用数学系校友。现居苏州，微信公号为“凇姐的小世界”。1月底从国内飞往日本，回国入境后，被要求在苏州的酒店隔离14天。通过微信记录了入境经历及隔离生活点滴。

# 日本回国亲历记

2020年3月13日

凇姐按：大话西游的经典台词实在太多，用在我此次的日本旅行，就是“我猜到了开始，却没猜到结局”。

东京今年的樱花节从3月15日开始，但我决定回国了。我是1月30日从上海飞到日本的，到昨天（3月12日）一个半月。这43天里，国内的疫情像过山车一样，但随着管控力度加大，疫情逐渐好转。与此同时，我眼睁睁看着日本从一开始有感染者，发展到横滨游轮成海上毒船继而全国蔓延。局势变化之迅速、之诡异、之莫测，妥妥一部黑色电影。

三月初我决定回国时，苏州已经没有新增病人了。但是世界范围内，欧洲陷落，北美也岌岌可危。海内外疫情180度大变化，国内最需要提防的变成了境外输入。从那时起，我的回程开始扑朔迷离。

3月8日，好友发来信息，提醒我多备干粮，因为有可能入境需要等待12个小时。我给苏州社区服务办电话，对方告诉我政策每天都变，让我出发前一天再电话他们。3月11日，再次致电，接电话的人告诉我如果我体温OK，那出了机场会有大巴送我们到昆山花桥博览中心。在花桥，将有所在社区的人员接我们回家，居家隔离。不用在上海酒店隔离，能回家，即使居家隔离也让我觉得像中了上上签，心情大好。

3月12日，虽然是下午1:50的飞机，我却在上午10:20就到了机场。成田机场从来没有这么空旷。登机后，发现乘客打扮真的是五花八门。口罩是标配，戴护目镜、手套的不少，还有拿雨衣当防护服穿的，拿一次性塑料鞋套捆住鞋子的，戴浴帽的。特殊时期，各种吸睛球的打扮都不足为怪，直到我邻座走过来。

我正在看手机，他走过来时，我一抬头，手一抖，手机掉了。



在飞机上落座后，这个小哥走过来时，我还以为是来抓我的生化特警



量间隔坐，而且全程不要摘口罩，最好也不要吃东西。到了昆山花桥，车子是开进花桥国际展览中心大厅的。里面划了13个区域，每个区域挂一个城市名。再次测体温。体温没问题就可以上车了。这个时候

他从头到脚一身严密的防护服，最夸张的是戴了防毒面具。如果他不是背着行李，我还以为是来抓我的生化特警。仅戴一次性口罩的我，和他比，就是在裸奔。

下午四点半飞机着陆后，几个全身防护服的工作人员进来检查，然后我们才可以下飞机。我们不需要转机的就按照指示牌走。先测体温，再检查我们是否已经填完表格获得二维码，然后就排队等着被引流到办公桌前。首先工作人员强调，要求我们一定要诚实，如果有不舒服赶紧说，然后再询问做什么工作、过去14天去过的地方、是否有接触病人、是否有症状。这些我当然通通没有，但他还是在我的护照套上贴了个红标。

看到红标我心知不妙。之前看过的文章说红标意味集中隔离。我就问工作人员，为何我是红标，对方说，这是规定。然后就不肯多说话，示意我离开。我推着行李出去，人就分流了。进入绳子拦出来的江苏区域前还要测体温、填表，里面等的人不少了。

我们没等多久，去昆山的大巴就来了。大家站起来排队，间距1米左右。队伍前面有工作人员像运动会引导员一样高举“江苏”牌子带我们出去。

车里一共22个游客。工作人员要求我们尽

再次分流。

我用微信问了在政府工作的朋友，他说疫情每天有变，所以政策也每天在变。如果我前一天回国，还有可能是居家隔离。可是从3月13日开始，集中隔离的国家从4个变成8个，再后面会怎样，谁都说不清楚。

我回家的愿望落空，心情自然沮丧。朋友说他们从1月起至今，没有一天休息，这么努力下，整个长三角的疫情才得到有效控制，而长三角是全国经济的重中之重，不能有一点闪失。听了他的话，我又感到惭愧了。其实居家隔离和酒店隔离，除了活动区域小一点外，没有本质区别。生死关头，危难时机，我还矫这个情也太不懂事了。

我们入住的酒店位置非常好。到了酒店，自然还是要测体温。工作人员申明了不能离开房间；一日三餐会送到房门口，自己取；垃圾每天早上9点前放在门外，会有人员收走；可以收快递，可以让家人或朋友送东西来，但不能见面；每天自己测体温。

我刚结束日本一个半月的旅行，马上又在风景秀美的阳澄湖边开始半个月的休假，费用全免，我就偷着乐吧。

## 隔离最后两天碎碎念

2020年3月27日

从26日开始下雨又降温，到中午才停下。前段时间天天艳阳天，等我要自由了就变天。是舍不得我离开？要我继续碎碎念吗？

吃完早饭我就在等做核酸检测。这是最重要的事，但我也只有等的份。好在十点多，工作人员来了。超级简单，用两根棉签从我口腔取样，一分钟就完事，24小时后出结果。

这天的心情和往常有所不同。不想跳绳了。给自己找各种理由……为了这件小事，我心理斗争天人交战到下午4点。积极向上的一方终于战胜了懈怠偷懒的一方。我把已经装箱的绳子和球鞋再找出来，运动服没换，拉伸也没做，就走到了阳台。这是第一次下午才跳绳。

虽然气温不高，在房间看书还有点冷，但气压低。跳完2000个，已经汗如雨下。每天都试图超越前一天。这次也是，完成了3000个小目标后，再接再厉跳到了4000个。最后收官在4300个。如果跳绳已经成了一次行为艺术，那也是一件积极的作品。告诉我也开始跳绳的朋友不下5个，真让我高兴。最后一跳让我充满成就感，也倍感欣慰。

延期一天堪称完美，一切果然都是最好的安排。今天早上醒来，天气依然潮湿寒冷。站在阳台上，看到的是阴沉的天空，由疏变密的雨丝，还有在风中摇摆的树。

早上当我穿上牛仔裤，从兜里掏出一张纸，望着这张皱巴巴的成田机场免税店优惠券，在日本的日子好像是久远的往事一样模糊遥远。我问前台什么时候知道检测结果。前台说他们也要等医院那边的消息。到十点半多，我又给前台打了



核酸检测试来了

电话，前台说刚刚拿到报告，“你检测结果正常，可以走了”。

我一下子跳起来，解放了！马上给父母报信，电话死党来接我，然后飞奔下楼……抬头望了一眼每天跳绳的阳台，那曾经是一道风景线。即使天气阴沉倒春寒，但毕竟是春天，一路花团锦簇美不胜收，我像第一次来到此地一样，不断惊呼，不断赞叹，阳澄湖半岛是真美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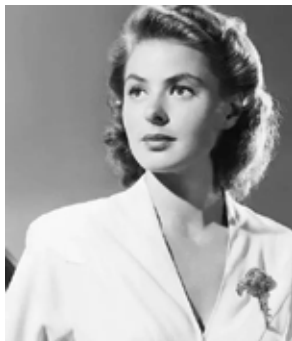
从3月12日下飞机到3月27日离开半岛酒店，我被隔离整整半个月。这15天，是我平生第一次每天都写一篇碎碎念，第一次天天跳绳（13日除外），第一次写出了10万+的文章，第一次上了中央电台的节目，第一次一个人喝掉一瓶红酒一瓶香槟……太多的第一次，毕生难忘。明天，新生活开始。隔离这两周，我有很多感悟和思考。余生，我将活得更加纯粹、简单、自我、随心、快乐。📖

## 温婕



自动化系 1991 级校友。现居新西兰。疫情期间随“新西兰校友读书帮”的观影（剧）活动，安安静静、踏踏实实地打卡看电影（剧），微信记录了生活点滴与观影（剧）感受。

2020年4月2日



奥黛丽·赫本（左上）  
英格丽·褒曼（右上）  
费雯·丽（左下）  
伊丽莎白·泰勒（右下）

洒些橙花香水，泡杯薄荷花茶，清爽爽氛围中，且聊聊百年前的四大美女：奥黛丽·赫本、英格丽·褒曼、费雯·丽、伊丽莎白·泰勒（篇幅所限绝对一篇聊不完，反正还有漫长的数周封锁期，暂且从容）。

审美的事情，实在是各花入各眼。这几天书友们总在争谁是当年好莱坞的第一美女，我是赫本的万年死忠粉，自是把她奉为潜落人间的天使，可亦有人觉得褒曼的美貌已经不需任何演技。那费雯丽呢？一双湖水般的眼睛，可以盛下世上所有的风情！可纯论风情，谁又敌得过伊丽莎白泰勒那比埃及艳后还要多变魅惑的盈盈笑靥？

赫本有天使精灵的纯、褒曼有知性神秘的美、费雯丽是娇媚明艳的俏、泰勒则是妖娆魅惑的艳。真要比美貌，各有各的好，真要比演技，都是让人惊叹“美成这样，为何还有如此演技；而有如此演技，为何还需此等美貌”的级别。所以纵然时隔百年，跨越种族，代代年年，她们依然被无数人爱着、倾慕着。

2020年4月20日

今天我们这里将宣布是否延长封城，平常封着没感觉，突然面临解禁的可能，顿时生出人生苦短、白驹过隙的依依不舍了。陆机临终感叹“鹤唳华亭，岂可复闻？”我也一样在解禁前的悠闲时光中一遍遍感叹“无为宅家，岂可复来？”为了延续和娃一起宅家的开心时光，

这几天密集做好吃的哄她开心，毕竟母女俩这么心安理得长达数周不出门的时光，以后应该很少了吧？

聊聊电视剧《鹤唳华亭》中太子独创的书法“金错刀”。这段文字是一边听学长的钢琴录音门德尔松的《威尼斯船歌》一边写的，很



为女儿做的爱心美食

神奇这段曲子竟和《鹤唳华亭》的基调超搭。人间万物诸情，原来中西皆通。

金错刀是南唐后主李煜所创，文艺大家宋徽宗主持编撰的《宣和画谱·李煜》中提到：“李氏能文善书画。书作颤笔穆曲之状，遒劲如寒松霜竹，谓之金错刀。”“后主又作金错刀画，亦清爽不凡，另为一格法，后主金错书用一笔三过之法，晚年变而为画，故颤掣乃如书法。”


李煜书画，已不存世，而后人颇有仿之者。《图绘宝鉴》、《东图元览》载有：“孙尚子，善为颤笔，见于衣服、手足、木叶、川流诸处，皆若颤动。”可见“颤掣”中显“遒劲”当是此书法的精髓。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南唐后主亡国的日子何其难熬！他书法中的“颤”不是为了华美而抖曲，而是内心愤懑的呐喊啊！这种字体，应该是粗拙中藏着“力”与“火”，这样才配得上用“金错刀”的名字（金错刀是

王莽时期发明的一种货币名称，貌拙实工）。

而剧中书法，一看就是典型的徽宗“瘦金体”。风流倜傥，独具风骨。

徽宗的书法，用笔畅快淋漓，锋芒毕露，富有孤傲之气，如同断金割玉般，侧锋如兰竹，行笔闻笙琶，是真正气定神闲的天子骄子才能显露的飘逸气度。后世那么多书法大家之所以再难摹出像样的瘦金体，就是因为没有徽宗俾睨天下的地位和富贵闲适的心情，所以总也无法触到瘦金体的精髓“天骨迥美，逸趣蔼然”。

“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那是童话般的美好，生活更多给我们的是“相濡以沫是佳事，相忘于江湖是幸事”。和一个美好的、值得一生惦记的人儿好好爱一场，最后是相濡以沫还是相忘于江湖，那都是老天的事情，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做一个美好的人、找一个美好的TA，真诚地爱一场——至少在结局来临的那一刻，脑中盘旋的，会是青山绿水，双鹤翱翔！



## 孙垂丽

1994级自动化系校友，现居美国西雅图。于2016年开通“CC生活诗歌”微信公众号，记录平淡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自述“非专业写手，笔触笨拙，但情感真实。”

2020年2月2日

# 被“新型冠状病毒” 一词充斥生活的日子

现在的生活好像全被新型冠状病毒（英文：Novel Coronavirus，或称2019-nCov）占据了。

微信上遍地都是“病毒”。朋友圈里几乎99%的内容都是有关病毒的：病毒的科普、疫情的播报、捐款的呼吁、正能量的传播、形形色色的警示、各种黑暗面的揭露，以及很多让人泪奔的故事。

本地（编者注：指美国西雅图）朋友间的讨论除了很少的日常，基本也都离不开病毒：大家都在密切关注本地的疫情，讨论各种课程或聚会是照常还是取消，讨论去哪儿采购物资。

亲友间谈论的内容也全是围绕病毒的：互相提醒注意安全，小心防护；询问防疫物资是否充足；怎么应对各种情况。

在家里也会不断地提起：提醒孩子们回家先洗手；吃饭前也赶着她们去洗手；让她们觉得身体有任何问题的时候赶紧报告。

生活的这个变化，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现在记性不好，往前十天半个月的事情好像就记不太清了。是不是从1月21号本地发现第一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开始的？



雪中的树枝，是否映衬大家此刻的心情？

那天刚刚发布这个重大消息，就有敏锐的同学果断地订购了口罩。当时的我还在懵圈儿状态，心里没觉得有什么事，反应上直接慢了几拍。等过了两三天回过神儿来跟LD商量是不是也买点口罩的时候，发现已经没什么东西了。N95是妥妥地没有了，于是临时找了些一次性医用口罩买了一点。再后来，好像连医用口罩都很难买到了。现在就更难了，除非有特殊渠道。现在的基本情况就是口罩几乎全球脱销，成了最紧俏的商品。

除了口罩，日常用的免洗洗手消毒液、消毒纸巾、酒精棉片等也快脱销了，店里架子上都空



了。那天老二跟我说需要那种小的随身带的免洗消毒液，我没当回事儿，又是过了几天才想起来去买，结果哪儿都找不到了，赶紧去网上找了找，幸好还有，等了好几天，今天才到。

其实美国这边官方对普通民众并没有宣布采取什么防疫措施，大家该怎么着怎么着，还是一片祥和局面，只是华人自己比较积极地在讨论在准备。估计买光口罩等物资的也主要是华人，有很大部分应该是买来捐到了国内。

口罩好不容易买到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是要不要戴口罩。美国这边的文化是基本只有生病的人才戴口罩，防止把病毒传给别人，而不是正常人自己戴口罩避免自己被传染。所以即使有了病例，这边的美国人也是没人戴口罩的，要是有人戴，那大家都会认为那个人是生病了。我这些天没怎么出门，也没有逛中国超市，所以还没见过

一个戴口罩的，不过听说有人在中国超市看到有些人戴了口罩。

那天我想出去买点东西，犹豫了一下要不要戴上口罩，最后还是戴上出门了。那是平生第一次戴口罩。别说，我还挺喜欢的，甚至感觉自己比不戴口罩好看。毕竟遮住了大部分脸，很多缺点都遮没了嘛。开车走到街上的时候，到了一个左拐路口，突然觉得有些异样的感觉，直觉感觉经过另一边的车的时候有人在看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反正是浑身不自在，仿佛觉得所有的人都在看我，那那那对面的车肯定也在看我……最后到了商店，我犹豫了一下，愣是没敢戴口罩下车。于是，我摘下了口罩，下了车，进了商店，以最快的速度买好了东西，赶紧溜之大吉，心里好像还砰砰跳似的。这就是俺第一次戴口罩的经历。

## 疫情下的温情时刻

2020年3月19日



医护守护民众，宣传居家令  
民众捐助分享

今天是本地时间 2020 年 3 月 18 日，星期三；北京时间 3 月 19 日，星期四。今天白天晴，万里无云，气温大约十度左右。昨天也是晴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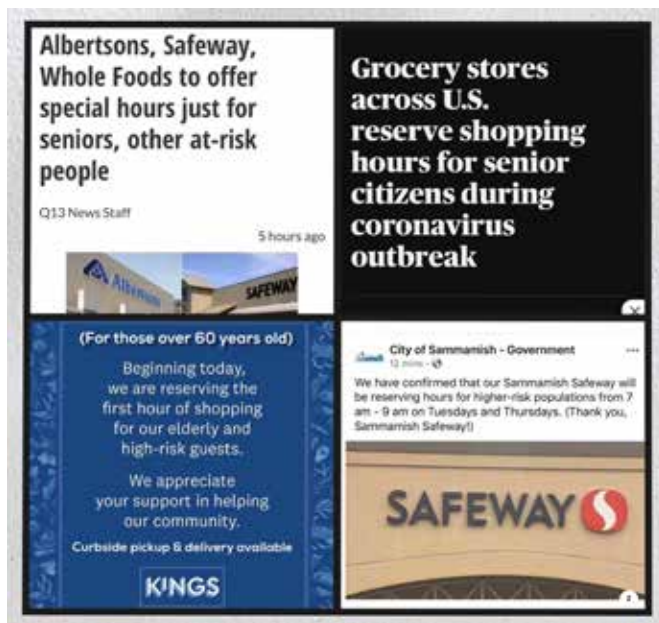
现在的大问题是医护缺防护物资，戴口罩缺防护服，需要社区捐赠。为了帮助医院，华人们自发组织捐赠，把自己手里的口罩拿出来，捐给医院。有的医院按规定是不能随便收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口罩都符合医院的标准，但是很多医护人员还是很欢迎大家捐赠的口罩。医护作为个人是可以接受这样的捐赠的，希望能够帮到他们。也希望他们能保护好自己，这是抗疫大战中我们大家必须依赖的中坚力量。

昨天看到一个消息，说我们这边 Safeway

宣布把每周二和周四早上7点到9点的时间留给年老者、孕妇或免疫系统受损的顾客，让他们在这个时段可以安心地购买所需用品。其他顾客尽量不要在这个时段去购物，尽可能避免把病毒传染给这些高风险人群。之后，看到更多商店陆续发出这样的通知。

这样的通知让我们看到了超市的用心和细心，非常人性化，令人感动。朋友们都踊跃地把这些消息发到朋友圈，提醒大家注意。大家都提到，社区需要多照顾这些高风险人群，尤其是年老者。很多年老者独居，不会网上购物，去商店的时候经常面对的是空空的货架，面包都买不到，很是令人同情。超市的这些举措和社区人们的反应，让我们觉得很温情。希望大家在这场疫情中都能获得帮助，也能帮到别人。

还看到有些小区的居民把自己多的物资拿出



多家超市贴出通知，为高风险人群留出专门的购物时段

来分享，大家需要的可以免费拿走，有厕纸、纸巾、面包、各种食物等。在疫情的焦虑之中看到这样的场景，几乎立刻泪目，为人们的善良所感动。

## 2020年3月23日

今天是本地时间2020年3月22日，星期天；北京时间3月23日，星期一。今天白天阴天，气温大约15度左右。昨天晴天。

这两天是周末，消息不是很多。趁着天气好，很多人都出去放风。或者到偏远的地方看雪雁，或者到比较开阔的地方晒太阳，或者在小区散散步。社交相隔两米的要求慢慢深入人心，大家自觉保持一定的距离。

在家里待久了，已经快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什么样了。今天下午决定开车出门转转，亲眼看看疫情之下的西雅图。今天天气一般，灰蒙蒙的，

不像前几日那样春光明媚，接下来一周估计又要下雨了。路上车不多，一路顺利，半个小时左右到达西雅图市区。

以往周末到西雅图，到处都停满了车，难得能找到一个车位，路上人来人往，非常热闹。今天车少了很多，人也少了很多，看着冷清了不少。来往的人里面看上去很多是无家可归者，路边时不时能看见几顶帐篷。我们在几条街转了转，还去了一趟著名的派克市场（Pike Market）。

听说过派克市场的朋友应该都知道，那边是西雅图市区特别繁华的地方，基本是到西雅图旅



从前的派克市场热闹非凡



疫情中的派克市场十分冷清

游必去的一个地方。以往的派克市场，店铺小摊林立，物品极度丰富。还有著名的飞鱼绝技也不时上演，引来无数人驻足，发出无数声惊叹。当真人声鼎沸，热闹非凡。

顾客或游客们摩肩接踵，从一头走到另一头，从一家转到另一家。可以买到芳香扑鼻的鲜花，可以买到各种精美的点心和面包，可以买到各种新鲜海产品，还能品尝到第一家星巴克的咖啡。人们轻快地移步，开心地交谈，愉快地购物，满意地吃喝。这么写着，我就已经怀念它以前的样子了。

今天的派克市场，店铺大多数都关闭了，小摊儿也全空了。偶有几位过往的行人，也是步履

匆匆。整条街上没什么人气，全然不复当日繁华景象。不知道这个样子多久了，希望能够早日回到从前。

从西雅图回来，顺便去了一家中国超市。超市里菜还有不少，米面基本没了，冷冻柜里有不少空地方，涮火锅用的牛羊肉片也都没有了，盒装豆腐什么的也没了。

我们迅速买了点东西回家。店里戴口罩的有一半吧，店员都戴着口罩，还戴着一个防护罩，看着很专业。我是支持店员多防护一下，保护自己保护他人，顾客心里会更踏实。

希望不管是国内还是这边还是所有在抗疫的地方，都能早日结束疫情，希望大家都能平安！



## 乔申颖

2001级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现担任经济日报新媒体部编辑二室主任。

1月29日，她作为《经济日报》第一批前方报道队负责人，带着两名战友赶赴武汉，3月27日按部署撤离。前后59天，她与同事们用报道见证了武汉战疫的重要时刻。

2020年2月10日

# 一名记者的战“疫”手记

今天是2月10日，武汉抗“疫”一线不断传来好消息：10余省份近6000人组成的多支医疗队驰援湖北，武汉、湖北、全国治愈比例均明显上升……到武汉第13天了，每天早上看疫情数据不断增长是最难受的事。采访中的每一张面孔，都在奋斗、在付出，疫情出现拐点是当前所有人的最大心愿。如今，希望越来越近了。

在疫情爆发之初，我就想过能不能到一线去看看。网上信息纷纷扰扰，让人看不清真相。作为一个以引导舆论、传播信息为己任的记者，看

到这种情况又无能为力心里很煎熬。考虑到全国人民都被要求“宅”在家里，本以为没有机会，没想到1月27日在工作群里看到了征集记者去一线的信息。我没什么犹豫就向领导递交了申请。还记得领导再三问：确定？不后悔？报名了？我回答说：不后悔，报吧。

参与和见证重大的时刻，是记者刻在骨子里的追求。如果再能为推动问题的解决尽一份力，那简直是再美好不过的职业生涯。就连刚上初二的儿子也明白这一点。听到我要去武汉，他几乎没怎么反对。我惊奇地问为什么，他说：这也是难得的体验。

就这样，1月29日，我背着报社准备的防护用品和一大包方便食品来到了武汉。也许走的时候更多的是一腔孤勇，到这里之后才真正认识到这个决定有多么正确。

毫无疑问，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采访难，非常时期很多人不愿接受采访，在湖北记者站的帮助下，我们每个人都使出十八般武艺来完成报道。

出行难，交通管制下全城公共交通停摆，刚开始我们只有一台车，只好精打细算统筹出行，能走路的走路能搭车的搭车。



“明天要出发了，加油！”



特殊时期的策划会

认识问题难，疫情本身和防控形势每天都有新的变化，我们每次写稿都要一再核实、审视。

调整情绪难，宅在家里的都已经出现情绪问题，何况我们奔波在一线，见到那么多无奈和伤痛。

与这些难处相比，吃住上的困难和事情多、睡眠不足等等都算小儿科。

但我也清楚地知道，经受住这些挑战，我将得到巨大的精神馈赠。如果能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开展采访，还有什么采访环境应对不了？如果能在这样复杂的舆情下守住方向，还有什么初心不能坚守？如果能在这样巨大的压力下完成工作，还有什么沟沟坎坎过不去？

我非常珍惜自己在武汉的时间，也感恩组织的信任能让我承担这一重要任务。我和小伙伴们一起，穿上防护服来到医院，采访一线医务工作者。进入社区，报道社区防疫工作的艰辛与努力。来到雷神山医院建设现场、方舱医院建设现场，让真情实景教给我什么叫“中国力量”，什么叫“众志成城”。我还花了一天的时间跟随采访一位志

愿者，他的坚守和努力是众多武汉人的缩影。我努力地写稿、拍视频，用新闻人的方式参与这场战役。

采访中，最打动我的是平凡人的大爱。重症科室大夫说：“我们是最后一道关口，一定要守好。”护士感染病愈后申请回到岗位，只是因为：“同事们太累了，我心疼她们。”雷神山的建设者反复申请来到一线、外地出租车司机留在武汉服务社区，原因都是：“我也想尽一份力。”他们总说自己做的事微不足道，却没有人提这是冒着生命危险。特别是一次采访中，遇到一位

职业是肖像摄影师的志愿者，他一边完成志愿者的工作，一边为志愿者拍照片。他说：“志愿者太苦了，我有责任为他们留下纪录。”不是同行的同行都有这样的觉悟，我们更应该加倍努力。

武汉教会我很多。无论是作为一个央媒记者还是做为一名共产党员，都要求我们拥有坚定的信念、开阔的视野和解决新问题的能力。这些都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可以得到的。每一个困难都是财富，克服了才能有长进。在北京看疫情数字，和到武汉采访一线故事所受到的触动、冲击和教育完全无法相提并论。

我将会更加谨慎地对待言论，因为事实往往复杂到无法用言语表达。

我将会更加谨慎地评价别人，因为每个人的话都可能被曲解。

我将会更加努力做好报道，因为我看到越到难时人们越是需要主流的声音。

我更将会在未来的逆境中保持必胜信念，因为中华儿女共守一座城的动人景象将永远刻在我的心里。📷

2020年3月16日

## 总有些温暖不期而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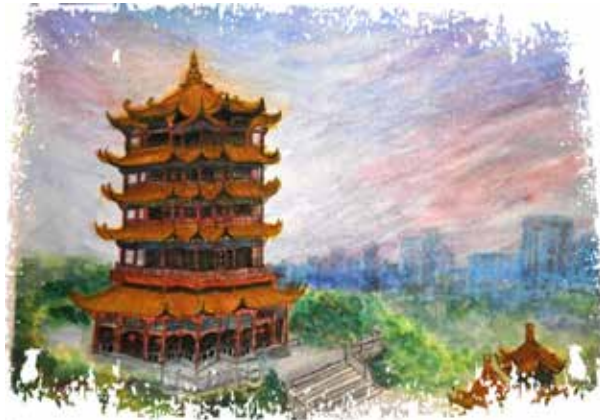
今天是3月16日，是我来武汉的第48天。战“疫”已经进入尾声，离开这个城市已进入了倒计时。不知不觉积攒的画稿，记录下这个城市的动人点滴。



医院里老人相互搀扶的样子，让人想起远方的父母。社区里竭尽全力的工作人员，多么像咬牙坚持的自己。饭点已过，医护人员面前高高堆起的餐盒，无言地诉说着整个城市与病毒赛跑的努力。



这些擦肩而过的陌生人，无数次在我脑海中回放，使我非得要画下来不可。那种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的感觉如此动人，匆匆一瞥就传递了力量，不需要言语。



还有雄伟的跨江大桥、挺立的黄鹤楼，在夕阳下恢宏壮美，让人念起“江山如此多娇”，不由得豪情万丈、勇气倍增。我们美丽的家园，既惊艳着岁月，也温暖着时光。值得万千呵护、温柔以待。



难忘的，还有去黄冈蕲春县田间的采访。看着细雨中村民的背影，似曾相识的春日耕种图让人有流泪的冲动。有时候，只有希望已在眼前，才知道盼望有多深。仿佛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原来普通的生活已经成了奢侈的幸福。

疫情即将结束，城市正在醒来。愿我们记住这些日子里不期而遇的温暖：它曾帮助我们度过无奈、伤心和焦虑；也曾支撑我们付出奋斗、坚守和牺牲。世间悲剧总源于自私，一切幸福都仰赖希望。

愿所有失去的美好

终将以温暖的方式到来！

(转自“经济日报”微信公众号)



## 王丹

2011级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就职于《光明日报》。疫情期间在北京参与报道。

2020年4月22日

# 疫情带走了什么，留下了什么

大年初二，我撰写了第一篇关于疫情的稿件，自此正式进入我的“战疫”时间。从那个时候到至少4月8日武汉解封，基本上处于随时待命的工作状态，除了睡觉和伺候一家老小，剩下的时间不是在写稿就是在刷工作群消息，阅读、搜集各种跟疫情相关的信息。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我没能去到一线、对疫情无贡献感的歉疚。

新闻从业者，是普利策笔下的“船头瞭望者”，置身于巨大的危机中，人们或许对这几个字有更为深切的理解。“战时状态”，人们对“硬核”消息有着空前高涨的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严肃新闻供需之间的矛盾。无论是对调查新闻凋敝的慨叹，还是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赞誉，正是这样一种社会情绪的反应。这也让我重新反思媒体的社会功能和自身的社会角色，不停地问自己，如果我在现场我会怎么做，能不能达到及格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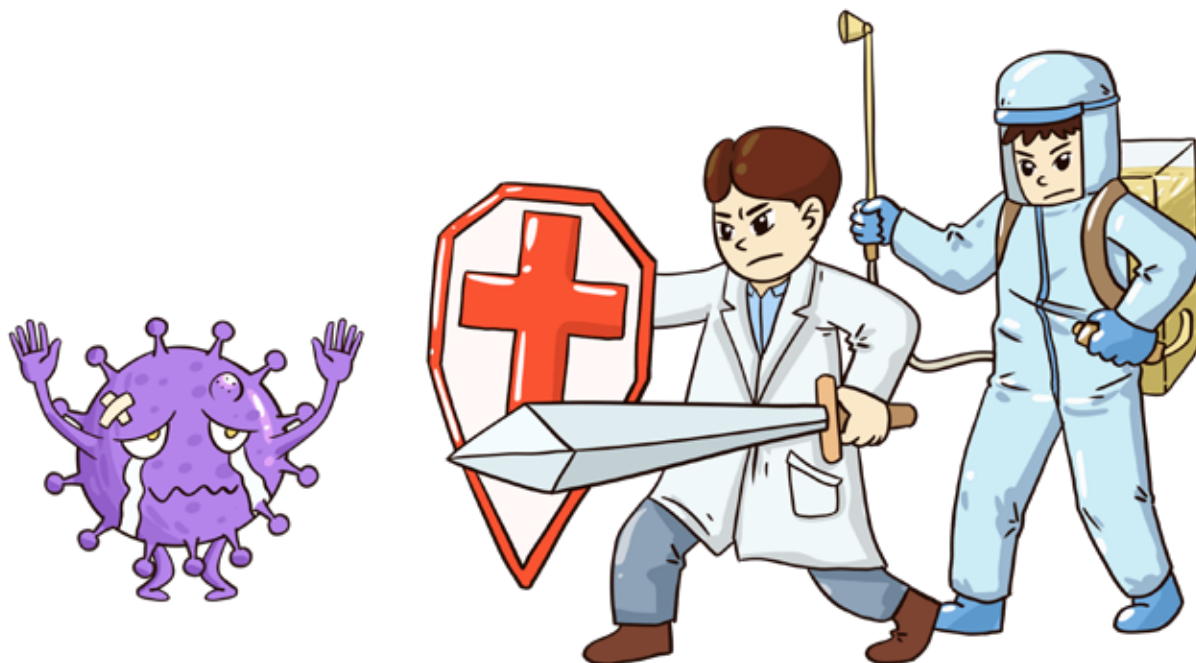
面对这么一场可能是我们这代人有生以来经历的最大的危机，宏大叙事是必不可少的，但疫情下的众生相却最能触动心弦，也最能抚慰人心。一篇篇媒体报道，一条条个体叙述，像极了一只只探照灯，人们正是顺着这一束束光，抵达一种只能遥望的生活，倾听和你我一样普通人的讲述。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些故事让人觉得踏实、有力量，就算



约瑟夫·普利策 ( Joseph Pulitzer )

普利策奖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创办人。普利策奖也称为普利策新闻奖，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发展成为美国新闻界的一项最高荣誉奖。继之，不断完善的评价制度已使普利策奖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奖项，被称为“新闻界的诺贝尔奖”。





是在整个国家最难熬的至暗时刻，也让人心生信心和勇气。

我在疫情期间写的稿件，其中有一定比例瞄准了这些隐匿而伟大的普通人。他们是凡人更是英雄，人们爱他们的英勇和担当，更爱他们身上的真实和烟火气。“他们”，是那个叫做梅西的小伙，60天里参与建设了7座抗疫医院；是因为没有从死神手里夺回病患而崩溃痛哭的27岁“插管先锋队”队员魏礼群；是坚持跑单的外卖小哥何文文；是夜奔900公里的女卡车司机谢琳；是不知微博是何物但在1月底就主动站出来参加病区保洁的武汉人朱莲芳……还有更多的人，他们没有来得及或没想要留下姓名。

是他们，让我们看到中国人的坚韧和团结，让我们看到90后甚至00后的成长，让我们看到

社会元气的延续和精神光火的传承，让我们看到这个民族早日穿越迷雾的希望。疫情的突袭，将很多问题和情绪都浓缩在几个月中。所有人都希望，投注于一些标志性事件上的社会情绪和公共声音被听到，之前不愿直面的那些问题能得到真正的关注和解决；所有人都希望，我们在付出惨痛代价后所积累的情感资源能得到最妥贴的保管和使用。

最危难的时候已然过去，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但不管是我们的微环境还是国际秩序这个大环境都不可逆地被改变，我们曾经以为牢不可破的现实和经验正在被打破。过去已经回不去了。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一个叫做不确定性的“幽灵”就飘荡在上空。“拿什么对抗你，我的幽灵？”这正在成为或已经成为不少人的灵魂追问。🔥

## 金文恺



2017级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疫情期间在北京。

# 抗击疫情： 见证清华人的责任与情怀

2020年1月19日，恰是国内疫情爆发的前夜。结束了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一年访学，我归国抵京。回到清华园，在宏盟楼走廊上，导师招着手笑盈盈快步向我走来，坐下后喝着茶畅谈论文和课题；回到紫荆学生公寓16号楼，和热情可亲的楼长阿姨打着招呼，进宿舍拿了书籍和衣物，便回到了北京朝阳区的家。未曾想，直至今落笔，已然宅家三个月，未再回一次五道口的清华园。

## 疫情中的小我和大我 时未久远，世事浪卷。

京城一夜暴雪。2月7日早晨，拉开窗帘，正对着的通惠河南岸皑皑积雪上，5个大字“送别李文亮！”映入眼帘。不知是谁在昨夜或清晨，冒着寒风书写下的。那最后一个感叹号，分明是用身体印上去的。望着这5个大字，从未如此强烈地体会到“小我”之外的悲痛。它就在我的窗前，直到积雪融化，依然无法忽视。随着疫情汹汹而来，国内舆情也变幻莫测。面对着重大危机之下新闻舆论场的纷乱、媒体工作者们在纷至沓来的

危机和冲突中调适，有难以避免的些许慌张和失措。作为一名新闻传播学子，一时间，竟也被自身研究工作的贫瘠和无力感所湮没。

2月7日当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经中央批准，国家监察委员会决定派出调查组赴湖北省武汉市，就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的有关问题作全面调查。人民日报客户端发布“人民锐评”，指出抗击疫情正处于关键时期，气不可泄，劲不可松，人心不可散。

经历了一个上午的沉思后，几日前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同上一堂课”时，邱勇校长的一句话忽然在我脑海中浮现：“自强的清华人永远保持奋进的姿态，自强的清华人永远乐观地面向未来。”于是，我平复下来，生发出温暖的力量，在微信朋友圈发出了这样一段文字。“每个个体所秉持的向善向好的愿望和信念会汇聚而支撑着由个体组成的世界努力生长，终会重见阳光。悲痛、无眠，不应导向对诚实、善良、正直的怀疑，我们每一个人和他一样，都是希望世界变得更好，而不是更乱。为我们所深爱的这个国家，她还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诚实、善良、正直。”

3月19日，国家监委调查组给出结论，撤销



老师们调整教学大纲、编写电子化教材、创新考核方式，做好充分准备。线上教学，周密部署，紧密展开。利用清华大学自主研发的“雨课堂”教学平台，线上授课学习。经过2周在线培训，2月17日，按既定安排进入教学进程。

3月8日下午，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在线“同上一堂党课”，课程通过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网客户端、微言教育微信和清华大

训诫书。不久，李文亮医生以烈士英名列入国家记忆中。4月4日，清明时节，上午10时，国家鸣笛祭祀在抗疫中牺牲的医护人员和被病毒夺去生命的同胞。汽笛呜呜长鸣声，仿佛在叙说着武汉，这座中华腹地九省通衢的英雄城市为全世界抗击疫情所做出的巨大牺牲；伫立在电视机前，仿佛感受到了一种博大的精神情感被唤醒，个体意识正在融入国家整体的意识之中。

### 感受清华人的深厚责任和博大情怀

2月3日，清华大学5万多名师生在线同上一堂课。在“雨课堂”平台上，邱勇校长铿锵有力地回顾了清华大学109年的发展历程。从清华学堂到“一二·九”运动；从西南联大到“非典”清华园保卫战；从汶川地震后师生集体献血，到清华“200号”精神，清华人的精神气质行健不息，“自强的清华人永远保持奋进的姿态”。根据疫情，清华做出了重要决定：“延期开学、如期开课”。

学、华中科技大学各平台实时直播，超过240万人实时在线学习。当晚，我所在的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新博党支部热烈探讨党课学习体会。讨论会后，我由衷记录了这样的感想：作为一名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学生党员，在这次疫情中，要以负责任、有关怀的尺度来投身于学术事业。

3月17日下午，清华“在线教学阶段性总结交流会”在荷塘雨课堂举办。我作为研究所教学及学生工作助理、本学期《媒介经营管理研究》硕士课程助教参与听会。会上得知，学校成立了在线教学指导专家组、在线教学技术保障专家组、在线教学质量保障专家组、学生学习保障工作组，全力投入，不仅为我们学子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和稳定支持服务，还向社会免费开放1600余门慕课，先后为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新疆大学、太原理工大学等高校开设34个“克隆班”，让非清华师生通过雨课堂与清华学生同步上课、同步做题、同步互动。

清华建筑学院景观学系向华中科技大学和华中农业大学开放6门本科生与研究生线上课程，驰援身处疫情危重之地的两校教学。景观学系系主任杨锐老师总结道，参与疫情中的线上驰援是师生们在逆境中的人生成长经历，继承的是西南联大时期在动荡和逆境中坚持求学的精神。在线教学质量专家组成员、教学质量评价中心主任王红教授总结说部分优秀课堂高频次的互动甚至超过线下课程的交互，在云端展现了课堂的魅力。

“学生在哪里，课堂就要延伸到哪里”，邱校长的话“所谓课堂者，非谓有教室之谓也，有师生之谓也”不胫而走，成为网上的清华名言。

与湖北高校联合启动在线大型招聘会，网络空间跨越物理鸿沟。承担社会责任，清华人做到了！

3月20日，我收到了学校发来的《在开展线上教学满月之际致全体同学的一封信》，信里明确，学校实现了如期开课、保质教学的郑重承诺。

3月20日下午，导师主持了一场“清华会讲”在线视频研讨会，邀请清华法学院、公共管理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社科学院、苏世民书院、国家治理研究院的知名教授们一起探讨疫情中的互联网与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研讨会上，清华会讲学术委员会主席胡显章老师提到的一句话，令我倍觉振奋。“在共和国发展历史上的每一个关键时刻，永远都有清华人自强不息的奋斗身影。在当前疫情防控科研攻关当中，清华人也不能缺失。”邱勇校长3月13日在清华大学第18次科研讨论会上的这句话，通过胡老师的口说出来，更加使人感受到了清华人的共同责任和情怀。

云端开学以来，作为清华普通学子，我亲身感受到了清华在线教学开风气之先，也看到清华各学科各领域的知名老师们，从各自专业视角出发，就共同关切的疫情防控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

等重大问题跨学科研讨，激发智识，汇聚思想资源。在国忧民戚之时，表达着“清华人的心与全国人民的心是连在一起的”之深厚情怀，凝聚起蓬勃的力量，与全国人民共渡时艰。

## 清华人的光，自裂缝里穿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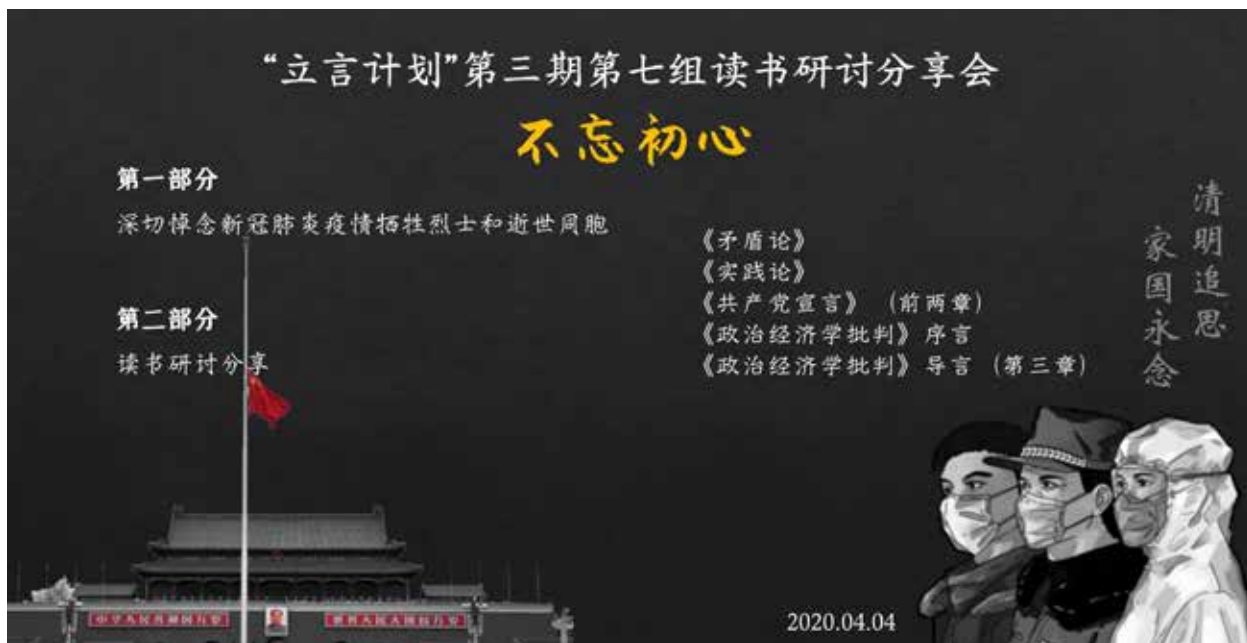
疫情以来，居家学习研究三个月，在清华人的深厚责任和博大情怀感召之下，我清晰地感知到自身如春笋拔节般的成长。

自2月初，我承担了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日经传媒研究所的每周读书会策划及主持工作。在“云上组会”小型学术共同体的视频探讨中，我们师生共同持续关注着疫情中的媒体报道与中外关系；在现实关切激发出的使命感驱动之下，我发表了论文《民有所呼 我有所应——新闻媒体在疫情报道中的作用发挥和机制创新》，投出了《使命型媒体与媒体的使命性》的学术笔记。

疫情中，学院对应届毕业生的工作更为关切，我作为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指导队伍中的一员，担任了副组长，协调几位博士生同学辅助指导硕士生，在新增的硕士生在线预答辩中，参与评审，互学共进。

3月21日晚上，作为清华大学博士生讲师团“立言计划”第三期学员见面会的主持人，我和辅导员、学员们相聚在云端。

清华大学博士生讲师团，扎根中国大地、讲好中国故事，有着22年光荣历史，在校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今年的主题“云端战疫、共克时艰”，将促使我们思考在全球大流行的疫情之下，清华学子该做些什么。恩格斯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疫情中的种种局势翻覆，对于我们每一个清华人、每一名讲师团学员，都是难得的成长机缘。国内疫情、公众舆情、国人



心情，在变动之中呈现着复杂性，我国外交及国际传播局势也表征出多元性和艰巨性。面对这些现实问题，我们更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在“同心圆”理论下，作为清华学子，从自身“坐标”出发，立足自身的职责定位，将“天下事”讲成“身边事”，将“书面语”讲成“知心话”，凝聚中华民族的道义感召力，共同编织成平实、温和而可以定人心的中国故事。努力做好清华学子所能做的“复调传播”。

4月4日清明节晚8点，“立言计划”小组读书研讨会召开。电脑屏前，我们再次全体起立默哀、致敬；4月19日，“立言计划”读书研讨总结会上，我以学习《矛盾论》《实践论》为内容，代表小组向大家分享了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典文献的体会，立足于疫情的矛盾与特点，从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认识疫情的普遍特征和特殊矛盾；阐述了对李文亮事件的处理，是党和国家实事求是、解决矛盾的最好例证。

光自裂缝里穿透。我的好友、清华博士班同

学张虹说，有两种力量能改变人——面对超级困难的坚韧，与不断的信任和爱。4月10日，我收到“紫荆志愿者”的消息，告知3月15日报名参加北京市“外防输入”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的清华志愿者行动被取消。记得招募当日，我收到手机短信的招募信息后，未等做好父母、导师的工作便先报名。积极调整手头的科研工作，为志愿服务工作做随时出发的准备。最终未能参与“逆行者”身影之列，虽有遗憾，却为首都北京的周密防控、精准施策而欣慰。

在疫情中，我们迎来了清华首次“云校庆”。身在书斋而关切社会的每一个清华人，与战斗在疫情一线的工作人员们，与每一个华夏儿女风雨同舟，在自身领域内实践着重压之下的韧性展现与创新努力。在“痛”中生“勇”。守初心，勇担当，明确着使命大任，秉持着服务精神，努力、坚持、反思，谏言、慰勉、助力，和我们的国家一起走在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上，走向星辰大海。